

构建全媒体时代文艺评论互为图景

□孙雨晨 建浩

文坛观察

文艺评论是助推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也是引导大众审美取向的重要途径。如何深化文艺评论,早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。在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,重构文艺评论互为图景的几个维度显得尤为重要。

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文艺评论的互为。近年来,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主流媒体在改版过程中,着力加大文艺评论的分量,创办文艺评论周刊或专版。但在地方报纸,文艺评论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,仅少数报纸有文艺评论周刊或专版,其他则多处于“缺席”的状态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,原因在于认知问题。有人认为,文艺评论是大报的事,地方媒体很难搞出有深度的文艺评论。实际上,许多地方不乏文艺评论人才,随着互联网的发展,评论的来源也已突破了地域限制。因此,各地方媒体通过文艺评论进行引导,从而提高社会审美水平,是可能的,也是必要的。同时,正确开展媒体文艺评论,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、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媒体文艺评论具

有独特而深刻的精神内涵,是其他新闻体裁所不能替代的。地方媒体的读者多是普通群众,文艺评论应当在大众的审美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。鉴于此,一方面,地方媒体的文艺评论可侧重于当地发生的、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事件、文学现象,另一方面要整合资源,做好与中央媒体的有效衔接和互动,多关注学术动态。当然,中央媒体也应加强与地方媒体的协作,多刊发基层的文艺评论,倾听群众的心声。

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为。有数据显示,截至2021年6月,中国网民规模达10.11亿,互联网普及率达71.6%。在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中,建立健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文艺评论的良性互动机制尤为重要。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,网络文学得到广泛重视,网络原创文艺评论也如雨春笋般涌现,其特点在于:网络原创文艺评论得到重视,刊文的数量和质量得到较大提高;网络文艺评论队伍不断壮大,已吸引大批专业评论家、高校教师和网络写手的参与;网络文艺评论把关日益严格,建立起严格的审稿制度,图文并茂的编校风格赢得点赞;主管部门加大投入,激励网络原创文艺评论创作。在此背景下,需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紧密结合,互通有无,齐头并进,让文艺评论全方位

立体式有序健康发展,成为中国文学园地的一股新生力量。

深度评论与文艺短评的互为。在深度批评与文艺短评的融合中,需要注意的是要改变“文章长了好”的观念。通常情况下,说到文艺评论都是洋洋洒洒几千字,甚至上万字,仿佛字数足够多,才会显出作者腹笥深厚,文章有分量、有厚度。因此,长期以来,评论界重长篇轻短评的现象比较突出,表现在各种评奖中则是文艺短评被边缘化。应当看到,文艺评论的价值在于其内容,而不是其长短。长篇评论如果废话连篇,则空洞无物,味同嚼蜡。而短评看似不成系统,但如果入木三分,言之有物,照样胜过千言万语。我们既需要多重理论维度的深度长篇文艺评论,也需要精练紧凑的文艺短评。当前,一些媒体已经成为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,由于这些媒体面向社会大众,发行量较大,刊发的文艺评论很容易转化成传播迅速的“文学事件”“文学现象”。所以,学院派文艺评论家要用新的思维去考量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,不厚此薄彼,尽可能让学术期刊深度文艺评论的主要论点被越来越多的受众知晓,推动文艺评论的“最大增量”。

作家与文艺评论家的互为。文学创作与

文艺评论犹如鸟之两翼、车之两轮,缺一不可。毋庸置疑,文艺创作不是孤立的存在,文学创作总是和文艺评论紧密相连的。对于作家来说,怎么写,写什么,当然是作家的事情。但是一部作品写出之后,总要面向社会、面对读者,总要接受完善、丰富。种种现象表明,当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创作精彩纷呈,但评论家的作用和角色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在文学创作中,作家的创作实践,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评论家的历史构建和审美推进,以达到交相辉映的效果。换言之,文艺评论是不能缺失、错位、失语的。不久前,某地作协实施特聘评论家制度,聘请12位有实力的评论家,并坚持以青年评论家为重点,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与锐气。可以预见的是,这一做法必将为文学创作带来一种可喜的新气象。

总的来说,文艺评论是一种文化文本,应呈现文化的多元性,只有多视角、多层次互为加持,高效联动,才能迸发出文艺评论的强劲活力,真正助力文艺事业走向繁荣。



□万丽君

《语言的热带雨林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)是著名作家张炜继《思维的锋芒》之后的续篇。阅读与写作,文学与语言,是本书的叙述主题,亦是作者对一种文学理念实践后的深入总结。这本书收录了作者自2019年以来的文学演讲和访谈,一共20篇,主要讲述了作者的文学创作经验和他多年的阅读体会,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当前社会现状的深入思考。所有文章皆为现场的直白叙述,因而语言格外活泼生动,亲切自然,富有生活气息。

书名《语言的热带雨林》取自这本书的一个篇章。作者谈及网络时代日夜翻涌的语言文字,如果称其为“沙尘暴”,未免过于悲观和恐惧;如果将之比喻为“瓢泼大雨”,大水漫卷之灾也令人惶恐;而“热带雨林”,这是繁茂重叠的世界,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、各种各样难料的状况,更不乏巨大危险,用于形容当前的语言文字再合适不过了。网络时代的人们热衷于碎片化阅读,各种文字如潮水般涌来,泥沙俱下,对所有的写作者来说,走进这样一片“热带雨林”,既不愿幻想又远离悲观,与轻浮草率划清界限,对诱惑保持最大克制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当前各类文学艺术百花齐放,写作空前自由,参与艺术的人多了,可作者对此的态度并不乐观。网络时代,人们的写作和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,在小小荧屏前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。可是,就文学欣赏来看,荧屏这个窗口未免太小,不仅小,当大家不分场合地使用,无法阻止的流言,难以辨析的消息,耸人听闻的事件,浅薄与恶意,淫邪和罪愆就泛滥开来,大量的电子片段在大脑中堆积,欣悦少于沮丧,绝望大于希望。这些流动的文字是即兴的,语言品质低下,情绪用意晦暗。在闪烁的光标下,人们文学的判断力也出现问题,他们对语言变得麻木,写作时胡乱堆砌。除此之外,在大数据之下,每个人的喜好被人工智能量身定制,每个人的视野只会越来越狭窄。确实如此,地铁上,候车场,经常看到各个年龄段的人手里拿着手机,埋头刷短视频,或是浏览网络小说打发时间。如果用心观察身边的语言文字,街道旁,商场里,常常能发现其中的错别字,还有些公共场合的宣传语甚至是一个病句。身边也很少看到有人在阅读严肃文学,更不用说交流讨论了,人们关心的是热点,爆点,下一个热点……

当然,本书话题并不局限于对碎片化阅读的思考,它还讨论了很多有趣的话题,如“数字时代作家的持守与专注”“杰出作品产生的源头、路径和方式”“写作者人可可为”等,作者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化解当前写作者的困境,他始终保持着对语言文字的执着和警惕,对生活细节的细致体察,坚守着精神的纯粹。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,感慨童年的可贵,作家若能一直保有为儿童写作的心情,那么就一定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写作力。

阅读《语言的热带雨林》,是一次精神的盛宴。作者提醒我们,当前大家就身处语言文字的热带雨林里,要有干练、警觉、操守与禁忌,力求万无一失。在数字荒漠中,文学、文字依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,大浪淘沙,经典永恒。

行进在语言文字的热带雨林

——评张炜《语言的热带雨林》

讲小说,也是讲生活

——评王安忆《小说六讲》

□赵青新

《小说六讲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),讲的不只是小说,也是生活。

这六堂小说课体贴入微,富有亲和力,没有高头大章,没有艰深理论,没有概念术语,有的只是王安忆结合自己的生活、学生涯,款款而谈。翻开书,最初的几篇写得有点回忆录的意味。王安忆说,1977年,她写下了第一篇获出版社接纳的文章,然而时势弄人,这篇叫作《大理石》的散文在刊印后却不能发行,只能埋理于废纸堆。接下来的几篇,王安忆写自己进入儿童出版社,写儿童文学,写知青生活,写早期作品的创作过程,写美国留学的启蒙,诚恳、真挚、朴实,就像每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作者走过的足迹。

这些讲述之后,王安忆提出了关于小说的核心理念:生活经验——重要的是内心。为什么写作?很多人可能都问过自己。王安忆的回答是,“我要创造,我渴望创造”。她渴望创造的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一种生活,无法兑现,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和她的生活有关系。王安忆说,如果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积累起的情感容量,她不可能产生创造另一种存在的欲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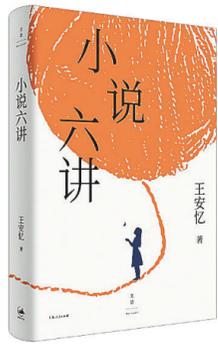
对写作者而言,阅读不仅是工作,也是生活。一切都是因兴趣而生,为什么她独对写作有兴趣呢?当王安忆谈起阅读经历的时候,我们发现,这并不是埋头书斋的封闭世界,她谈起上海弄堂的市井生活,也讲到插队落户时农村里的风俗人情,她把那些观察融入阅读,与读过的作品相互呼应,又从中抽离出对童话、校园小说、爱情小说的基本看法。这几种题材都是成长主题的,王安忆实际上就是在讲阅读与成长的关系。

作为一个知名度较高的作家,王安忆并不避讳对类型小说的兴趣。知识分子总是期望超出普遍性,而获得更高的价值。王安忆说,阅读流行小说满足了她的娱乐享受,但是却不能纳入写作,因为它承担不起她的思想,但是,类型小说的技术处理,比如认识、想象、组织情节、叙事结构等,是非常好的,可供借鉴的,这也是她在教授小说课程中的心得。

王安忆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为创意写作专业硕士教授课程,课程的名称为“小说写作实践”。她的课堂教学目的是尽量使学生体验小说的进程:如何开头,设定动机,再如何发展,向目标前进。也许他们会在课堂外最终完成,也可能就此放下,她希望他们能从中受益,了解虚构写作是怎样一种经验。这些技术方法,是可以学习的,如何写小说,是可以学习的。

即使在讲授这些技术内容时,王安忆也从未离开过“生活”这个主题。正如她所说的,世事洞察皆文章,文字的表达、逻辑的追寻,可以慢慢成熟,还可以用“故事接龙”等游戏技巧或者对谈练习等方法来培养故事意识和感知灵敏度,但是,一部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,一定来源于生活,来源于对世事的深刻洞察和对普通人的关怀。

我们为什么学习写作?王安忆最后给出的答案仍然是:文学是很有意思的,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生活,生活其实很有意思。



□杜宁

习惯上,我们对童话有一个相对固执的看法:它是简单的、洁净的和诗意的,同时是有趣的,是通过想象的“儿童之眼”有选择的“看见”——我不认为这一习惯是错谬的,它当然包含着巨大的合理性,只是,在我们固执的习惯看法中,可能会更进一步不自觉地缩小,剔除,画地为牢,一点点拒绝广阔也拒绝着深度。习惯上,我们的儿童读者似乎一直跟不上时代,似乎他们在几十年的时光里就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成长性……可事实上并非如此。在我看来,我们的儿童其实远比我们以为的要聪明,真诚,有洞察力和思考力。正是基于这一点,我们希望在童话中读到的,可能要比时下多数童诗提供的更多。也正是基于这一点,我才会对诗人蓝蓝的《我和毛毛》有那么多的看重。

童真童趣,在《我和毛毛》(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)中一点都不匮乏,甚至较之一般童诗更为丰盈。诗人蓝蓝为诗中的“我”连接了丰富的、敏感的神神经末梢,但在表达上却努力地“儿童化”,多少类似于小说中对人物描述的有效处理。譬如在《到底谁大》中的相互“攀比”,《羊和牧羊人》中的天真想象,《跟我说说大山吧》里那微小而可爱情愫,《跟昆虫》中的天然童趣,以及那首让我感触良多、唏嘘不已的《门》,蓝蓝巧妙地以“门”为机关,门内和门外是两个世界,而好朋友毛毛一直在带来“外面的消息”,这消息关于阳光和田野,关于雨水和溪流。在这里,蓝蓝反复地用了一个“跑”字,它既有毛毛性格里的风风火火,同时又有“我”和毛毛两小无猜、心无芥蒂的“允许闯入”,还包含着作为朋友的毛毛急于见“我”的某种急切——而在几重的顺接式铺展之后,“门”由阻隔的象征变成了接纳的象征,这一转换是那么自如自然,水到渠成。

在文学中提供“教育意义”,应该尽可能以一种直觉的、感受式的方式让孩子们体味,让他们自主地意识到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,通过故事的、语言的表达唤起他们的理解、善良和同情,进而唤起他们的勇敢和自主意识。童诗童语是要能够“一直陪伴”孩子从童年到少年,从青年到中年,即使年老时回想起来,依然韵味盎然,依然感觉它是好的、优秀的,有滋养的,而不是随时可以抛弃的。《我和毛毛》提供的那份内含的“教育意义”和智力因素,是可以伴随孩子的成长而在不同年

独特、新颖而深刻的童诗

——评蓝蓝诗集《我和毛毛》

龄段“再次重读”的书。

《羊和牧羊人》在它表达的童趣里,埋伏着多重现实和想象。在孩子们的幻想世界里,墙的后面竟然能“传来踢踢踏踏羊儿走路的声音”,显得那么巧妙而充满想象力,“还有羊儿咩咩的叫声,还有牧羊人的咳嗽声”既有奇妙幻想又有现实针对,使诗歌的意韵有了更丰富的向度,有了生活观察和对牧羊人的体恤感。不止于此,最后一句:“这样也好。”毛毛说,“村子里的狗再吓不到它们了。”这是另一层的提升,带出了悲悯和同情,这里没有半点儿说教气息,但教育意义却又是丰盈的,它唤起我们本应不竭的童心童趣,唤起我们对不同生活的那些“个人”和“动物”的内在悲悯。具有谣曲般的《到梦中去买》,则更有一份无法回避的沉重感,它书写着愿望和愿望的不得,书写着山里孩子生活所可能的艰难,以及虽然变化却是可以见底的人生。这首诗,或者说蓝蓝的这一类诗,不回避生命之重和生活之重,不回避贫瘠生活的种种匮乏,不回避疼痛感和锥心力量,用一种直面的方式坦然呈现,并试图将我们拉入一起面对,它是中国童诗中少有的新颖向度,是蓝蓝在儿童文学中的独特提供。从中,我们可以见到悲悯、爱与深度,可以见到追问和反思……而这些,又是那么恰好地包裹在童心和童趣里,恰好地具有天真和孩子气,以及易于接受。

在列夫·托尔斯泰的文学标准中,专门提及了艺术性:“叙述的晓畅或形式美”,他认为这也是回事儿。蓝蓝的《我和毛毛》在艺术性上也是可称道,具有与她的内容书写极为匹配的“合力之美”。

为了儿童性,《我和毛毛》尽可能选用简洁、直接而又平和的叙述语言,它几乎不怎么用力,但时时会有灵动和闪光出现,既不在儿童阅读时“制造难度”,又让“诗的”“敏锐的”“灵性的”表述在诗中像珍珠一样偶尔凸显,为儿童理解何谓诗的语言建立可能范式。《短腿》中,当孩子们发出嘲笑之后,毛毛挺身而出为“我”解围,说“我”的腿是因为跑得太快而被磨短的,这时“南沟的孩子们都不吭声



了,低下头,担忧地看着自己的脚底板儿”。蓝蓝善于在平和平静中发现,善于为平和平静建立令人会心的意外感,善于把平常化为诗性的神奇。耐心地阅读,会发现蓝蓝在这些精短的童诗中悄然建立着层次、波折和一步步的上升,她在其中表现了令人信服的“结构意识”。譬如《羊和牧羊人》,第一层,是现实描述,墙上的那幅关于羊和牧羊人的画;第二层,是“破坏力”的出现,羊和牧羊人的画被擦掉了;第三层,是毛毛把耳朵贴在墙壁上时的“发现”,他通过幻想创造了一段羊和牧羊人进入墙的路;第四层,是“我”对毛毛想象的认同和补充;第五层,是毛毛对羊皮的体恤,他把爱和悲悯做了进一步的延展。在《到梦中去买》《青柿子,红柿子》《知道不知道》中,都可以清晰看到诗歌的结构性。蓝蓝善于分层叙述,步步高升;她也善于利用回旋式的复拓迂回,然后在迂回的过程中层层加深,无论是情绪上还是在思想上。我们还可以看到,蓝蓝诗歌的最后一段往往会有一令人惊艳的“跃升”,让诗歌的音调升至高音然后产生激荡的回旋:这自然是精心和经意的,尽管它并不显得刻意。我们还可以看到,《我和毛毛》大大地加入了叙事成分,每一首诗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短篇故事,这当然也是对于童诗的有效补充,是她的特色所在。

“成长性”也是蓝蓝童诗的一大特色,这里谈到的“成长性”具有两个方面,一是少年儿童自身的成长性,他们在心理接受和智趣提升上的成长性,《我和毛毛》大抵可以伴随儿童阅读的成长很长一段时间。二是诗歌思考力和现实关切的增长性,它来自于诗歌本身,来自于蓝蓝在这部诗集中的经营安排:在前半部分,诗歌是以简洁、明快和童趣故事为主,非常易于被相对低幼的儿童所接受;后半部分,随着“我和毛毛”的成长深刻度和现实关切慢慢增加,思辨的、追问的成分也在慢慢增加,更为耐人寻味,也更需要仔细和耐心。这种慢慢加重是我特别欣喜的部分,我觉得儿童读者在散伙、愉快地进入到蓝蓝创造的诗歌世界之后,也需要经历更多,理解更多。

大地上万物开花

——评潘伟小说《百工记》

□李钊

耕田、纳鞋底、弹棉花、补锅、货郎担、爆米花……翻阅潘伟的《百工记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),儿时记忆迎面而来。岁月流转,许多旧行当看似已被遗忘,但蓦然回首,却发现它依然存在于某个角落,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不管社会和生活如何变化,它们始终姿态低调,神色从容,在夹缝中求生存,温暖着我们的记忆。《耕田》中,“公婆犁”耦耕、耙田、插秧、收稻、打谷,未实现机械化耕种之前,人力和畜力共用,于田间耕耘美好生活,这是祖祖辈辈的农耕景象。《纳鞋底》中,昏暗的灯光下,亲人依着一双巧手剪出的纸样,蜡线在锥针的引导下,穿梭在鞋面与鞋底间,锥针以磨石磨,鞋身以木托支撑定型,在锤敲之后,做出一双供儿远行千里、追寻梦想

展中渐渐消失,一张张铭刻百工造物的图片、一段段记录技艺众生的文字,于真实、客观、温暖中为我们打开一个日渐模糊的昨日世界,呈现出百姓生活的温度,铭记社会发展的记忆。

社会发展日新月异,造物技术不断提升。蓦然回首,可以欣喜地看到,部分旧行当正在传承和创新中焕发新的光彩,而匠人们秉承初心,专心做一事的“工匠精神”,更值得传承和发扬。《捏泥人》中“泥人郭”的第三代传人郭师傅开起网店,专售定制公仔,虽然将传统手艺发展为谋生之业的道路漫漫,但光明可期,未来可期;葵扇本是价廉之物,可《卖葵扇》中多次提及的“新会葵扇”,融入现代美术工艺,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,实现价值倍增。多数旧技艺虽只是谋生手段,技术含量并不算太高,但匠人们专注眼神里流露出的光芒,折射出的是内心的

的千层底布鞋。《捣碓》《补缸》《补锅》《焊白铁》里的景象已默默退出我们的生活,可在物质缺乏的时代,东西坏了就修修再用、补补再使,朴实生活里,养成了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。

力量,他们用认真的态度和精湛的技艺,打造出一件件充满温度的物品,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
生活便利如今,时光加速催促百业百技更新迭代,我们是否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东西?《百工记》的真诚记录,不仅唤起了久远温暖的记忆,触摸到最淳朴的百姓生活痕迹,更让我们从渐渐远去的工匠身上,品味到传统行当和技艺的温暖初心。



力量,他们用认真的态度和精湛的技艺,打造出一件件充满温度的物品,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
生活便利如今,时光加速催促百业百技更新迭代,我们是否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东西?《百工记》的真诚记录,不仅唤起了久远温暖的记忆,触摸到最淳朴的百姓生活痕迹,更让我们从渐渐远去的工匠身上,品味到传统行当和技艺的温暖初心。